法相唯識學脉絡談

純一

（續上期）

三、奘後唯識大家

奘師上承無著、世親之學，下育門人如林，號稱三千，達者七十，蓋言其多也。有受他剃度的弟子，如窺基；有參與他譯場的筆受者，也大多從他受業，黃昏二時，聽他講在印度所學佛學新論。單就筆受者言，著名的就有三十餘人，其中神昉（新羅人，著有『唯識集要』，已佚）、嘉尚、普光、窺基最爲出色。傳基師爲玄奘入室弟子，獨委潤色、執筆等，畢生著述四十八種，現存二十八種㉚世稱「百部疏主」。著有『成唯識論述記』詳解『成唯識論』，又撰『樞要』以補充。又作『大乘法苑義林章』等充實法相唯識學，於慈恩寺講學授徒，成一家之言，盛極一時，由寺名而稱此派學說爲「慈恩宗」，稱基師爲慈恩大師。如果說奘師將法相唯識學的典籍介紹到中國來並作了初步的弘傳，可謂此派在中國的創始者，那麼他的弟子基在這個基礎上擴大了理論影響形成流派，則可稱爲實際的創宗人。

基傳慧沼（著有『了義燈』），沼傳智周（著有『演秘』等，以上三部著作被稱爲「唯識三疏」，智周又傳如理（著有『義演』）。日僧道昭也入唐從奘師受學，回國後，弘法於元興寺，稱南寺傳；新羅系佛教學者智鳳、智鸞、智雄入唐從智周治唯識學（唐稱慈恩學），後弘法於日本。此外，新羅人圓測，十五歲入唐，奘師回國後，他便從奘師受學，成爲奘師後唯識學之一大家，因住西明寺，故稱西明派，或稱玄奘別系，與基師的慈恩派相應，見解有分歧，形成奘門下蘭菊競美之兩大派。測師著有『解深密經疏』、『般若心經疏』、『仁王經疏』等，有關他的唯識（如『成唯識論疏』）、因明的著作均已失傳。他回新羅後，傳道征等，征又傳太賢（著有『學記』，號稱「海東瑜伽之祖」）。除以上二派外，治唯識尚有四大家：普光、慧觀、立範、義寂，前後合稱「唯識六家」，各有重要著述，恐繁不錄。梁任公慨然謂此乃第一流人物思想。受奘師直接影響的重要人物（非治唯識者）尚有懷素，俗姓范，宋『高僧傳』載：「貞觀十九年，玄奘三藏西藏回，〔素〕誓求〔之〕爲

師。」他與唐貞元年間的狂草書法家懷素同名，相隔百年頃。他本承奘師所學『俱舍論』及唯識等，確立戒體即色法，創東塔律宗，爲唐三律之一。另有道宣律師亦曾參與奘師之譯場，據唯識學創南山律宗以唯識爲體，止觀爲用。傳弟子文綱，綱又傳道岸、弘景(二人乃鑒眞之師，後鑒眞渡日弘法)。歐陽大師在『唯識講義』中扼要謂：「奘師門下，傳護法學者三大家：窺基、圓測、太賢。」綜上可說，奘師乃將印度無著、世親歷代菩薩培植的智慧之樹瀕於凋謝之際，吃盡千般萬苦移植於中國的土壤上，生根、發芽、開花結果，並傳往朝鮮、日本的一代宗師。

四、絕學重明

令人遺憾的是，如此光輝燦爛曾顯赫過半個多世紀的的學理，自唐智周後便開始衰落，加以會昌法難，幾成爲絕學。「自唐中葉以後，禪宗繼起，學風丕變，人皆避繁難之思辨而趨簡易之實踐。玄奘之學，復因古籍佚亡而失傳(純按：奘門著述，如基師『述記』等要籍，元代即已失傳，數百年來無人得見。」㉞湯用彤先生也指出：「唐之末運，宗密著有『唯識疏鈔』，端甫傳唯識於安國寺素法師，二人均名僧，惟非純爲法相學者也。至五代時，彥暉講『因明』、『百法』，著有『因明滑台鈔』；歸嶼通『唯識』、『因明』等論；虛受有『唯識』、『百法』義章；繼倫亦通唯識、因明，但此皆零星事實，不過知其時法相之學未全墜耳。」㉜呂先生謂：「雖然直到五代、宋還不斷地有人講唯識、因明，但都不能獨立成家，說法也很零碎了。」㉝中國人向來好簡易，適值典籍佚失，師承漸斷，此學在中土致絕，數百年來，雖偶有研唯識者，亦多仗宋永明壽禪師之『宗鏡錄』或『相宗八要』、『唯識開蒙』等，不能窺其眞面目。直至清末，著名居士楊仁山在倫敦與日本人南條文雄博士交遊，託南條在日本搜回中國唐代古德逸著二百八十餘種，刻板流通，壽惠士林。他在與弟子桂伯華書中指出：「研究因明、唯識，期必徹底爲學者楷模，俾不顓頊儱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覺。明末諸老，仗『宗鏡錄』研唯識，以故『相宗八要』諸多錯謬。」「居士得『唯識述記』而刊之，然後圭臬不遺奘基研討有路，刻『門論』、『百論』，然後中觀之學有籍，而三論之學復明。」㉞黃懺華居士說：「佛法以後漢入中國，至李唐而極中天之盛，亦至唐貞元以後而衰，祥符景祐自鄙以下，元、明更無論已，自貞元五年(七八九)後，歷年約千餘，當清同光間(一八六二—一九〇八)有以居士身出而中興佛法，上繼盛唐，下開來禩，光前裕後者，石埭深柳大師仁山先生文會也(原注：先生嘗自號其書齋曰深柳讀書堂，學者因以深柳大師稱之。」㉟太虛大師曾於居士所辦之佛教學堂學習，是學生中之皎皎者，曾於漢藏教理院講：「楊文會仁山石埭居士，刻行日本傳歸佛典，並擬復興印度佛教，設「祇洹精舍」，吾亦預學其間，居士功名早著，同光間，而設金陵刻經處。專宏佛法，則在光宣間，今之內學院等即從此出，故爲中國近代佛學重昌關係最鉅之一人。」㊱當時梁任公、譚嗣同諸君子，曾預法筵、師事問道，其中歐陽漸、梅光羲兩大居士爲老居士之嫡傳弟子。一時，有聰慧學人，好習唯識學，得窺其書之全豹，謂此學堪與西來科學互相發明。切實地講，老居士之功德重在遠涉扶桑、搜求遺籍，加以刻版流通，使絕學重宏有籍上。至於唯識學晦而復明則有其弟子歐陽竟無和其他如太虛大師、韓清淨居士等人的宏傳之功。

老居士門下多才，善治唯識者有：章太炎、孫少侯、梅光羲、李證剛、蒯若木等。但老居士臨寂遺囑，一切法事乃付囑於唯識學之歐陽大師。初，大師受老居士刻經累囑，「以如何受成問，老居士曰：毋然，爾法事千百倍於我，胡拘拘於是。故師宏法數十年，唯光大是務……可謂善於繼述者矣。」㊲大師具宿慧，生玄奘、窺基後且千祀，創通唯識，兼通各宗，嘗云：「元明以來，古籍佚亡，此學失傳者千載，今幸諸家著述次第重刊，研學

有資，重明絕學，正吾儕之責也。」㊳尚以「文殊彌勒之教，龍樹無著之學，羅什玄奘之文」教人，蓋中觀、瑜伽兩輪并重也。民國四年十二月，設金陵刻經處研究部，爲盛弘瑜伽學時期，率門人先治『攝論』(世親釋)，爲入法相唯識學堂奧之門，就學者有：呂秋逸、黃樹因、劉抱一、黃建、陳銘樞、黃懺華等。爲門人講三法印及唯識等書，既而復成『瑜伽師地論序』，此「雖名爲序，實一鴻篇，其文體大思精，不唯闡『瑜伽』之蘊奧，實窺基『瑜伽略纂』、道倫『瑜伽論記』後唯一偉大之著作，而包羅法相唯識學全體系之概論也。不寧唯是，雖稱之爲佛法全體系之概論亦無不可。且不唯概論也，其於釋迦大法，鉤深索隱，發前人所未發，致廣大而精微，又足與『法苑義林章』匹也。」㊴又謂：「師(歐陽)之內學可大別爲三個時期，初期明瑜伽，瑜伽既明，而中期遂弘般若，晚期更會歸密嚴涅槃。」(同上)但縱觀大師一生，乃以瑜伽爲主體，尚云：吾之學一字一句來自法相唯識。呂先生謂大師：「溯自四十年來，篤學力行……治瑜伽，常達旦不休(純慨：此與奘師專精夙夜事翻譯驚似！大師秉燭治經，曾作詩曰：颯颯西風撼破欞，瀟瀟寒雨溼空庭，更深寂寞歐陽子，窮老蒼茫一卷經。蓋紀實也。)積久乃曉法相與唯識兩宗本末各殊，未容混亂，叙刻法相諸論，返復闡明，聞者駭怪，獨沈乙庵先生深贊之，每叙成，必赴滬謁沈暢究其義而返。至民國七年，遵老居士遺囑，刻成『瑜伽』後五十卷，復爲長叙，發一本十支之奧蘊，慈宗正義，日麗中天，自奘師以來所未有也。……南游滇，應唐萱賡請講『維摩』、『攝論』，北赴燕，爲蒯若木講唯識，稍稍得資助，民國十一年，內學院始成立，創講『唯識抉擇談』(純按：此乃大師談『成唯識論』所作之十抉擇。)，學人畢至。梁任公亦受業兼旬，病輟，報師曰：自悵緣淺，不克久侍，然兩旬所受之熏，自信當一生受用不盡。於以見師教入人之深矣！自是廣刻唐人章疏，瑜伽唯識舊義皆出。又就內學院開研究部試學班及法相大學特科，大暢厥宗。立院訓曰：師悲教戒……更輯印『藏要』，經論二十餘種，各繫緒言，莫不直抉本源，得其論貫，而尤致意揀除僞似，以此學眞是眞非所寄自信，一時浮說游談爲之屏迹。」㊵一九三七年，由於戰亂，「師率院衆并運所刻經版徙蜀，息影江申，建蜀院，仍舊貫，講學以刻經，先後著『中庸傳』、『方便般若讀』、『院訓釋教』。以頓境漸行之論，五科次第，立院學大綱。自謂：由文學歷史求節節近眞，不史不實，不眞不至，文字般若千餘年所不通者，至是乃畢通之。……三十年間，刻成內典二千卷，校勘周詳，傳播甚廣。」(同上)老居士與歐陽大師的刻經、講學和奘、基二師的譯經、創宗，何其相似乃爾！大師所創之內學院約分三期。平生治學主張：一、不可以凡夫思想爲基礎，而必以等流無漏爲基；二、不可主觀而必客觀；三、不可有於世間見，而必超於不思議；四、不可以結論處置懷疑，而必以學問思辨解決懷疑。㊷曾作『今時佛法之弊』，以勸世人，提出五弊，并指出：「欲祛上五弊，非先入法相唯識之門不可……。」判法相、唯識爲兩宗，章太炎先生謂：「友人歐陽竟無……獨精『瑜伽師地』，所學與余同，賞言：唯識、法相、唐以來并爲一宗，其實通局、大小殊焉。余初驚怪其言，審思釋然，謂其識足以獨步千祀也。」㊸一時羣賢學子影從歐陽大師，大師對中國知識界影響之鉅，可與那寺之寺學媲美。從學者如：呂秋一、邱晞明、劉衡如、黃樹因、王恩洋、黃懺華、許一鳴、蒙交通、陳眞如、熊子眞、釋巨贊、虞愚、李一平、李石岑、劉抱一、繆鳳林、景昌極、湯錫予、法雨、游俠、田光烈、李安等，衆所知識。

新儒學家梁漱溟先生，一九一七年暑假，訪問支那內學院(當時爲金陵刻經處研究部)，向歐陽大師請教，同時介紹熊十力(子眞)先生入院求學，熊住內學院首尾約三年。一九一七年，梁先生到北大，曾講唯識學，一九二二年，他認爲唯識學應請內學院歐陽大師門下的高足來講，并徵得蔡元培校長同意專程來南京

聘請，本意聘呂先生，因大師不放，遂改邀熊先生北上，被聘爲哲學系主講唯識學的特約講師，自編『唯識學概論』等講義。被柳亞子先生稱爲「西蜀大儒」的吳虞先生聞歐陽大師、呂先生諸緒論於劉衡如、蒙文通，嘗云：「予非得竟無導師『以唐爲主』之言，幾何不陷入泥涂中也。」又受梁漱溟先生之佛學思想熏陶，吳在日記中說，當時，梁住在櫻子胡同，他詢『一切經音義』，梁說不合需要，主張看佛自所說經爲要，并勸他最好看『成唯識論』及輔助書，如『成唯識論述記』、『唯識別鈔』、『唯識料簡』、『唯識了義燈』，可見，梁先生受唯識影响之深，對內學院所倡之學的推崇，并將所著『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』(對唯識學多有發揮)、『成唯識述義』各一本贈吳，將自己闡明唯識哲學的思想介紹給他，起了宏傳作用。原北京大學副校長湯用彤(錫予)先生曾與蒙文通、熊十力等先生同於支那內學院聽歐陽大師講佛學者，錢穆先生回憶說：「吾友湯錫予……留學美國……獲博士學位……歸國後，在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任教，又好學不倦，屢去支那內學院從歐陽竟無聽受佛學。」㊹並本其所學著識見深遠的『漢魏兩晋南北朝佛教史』、『隋唐佛教史稿』等名著，可謂不刊之典，曾講於北大，爲晚清治佛教史之有力者也。

歐陽大師於門人中最推許呂秋逸先生，嘗以鶩子稱之(鶩子者，舍利弗之譯名，於釋迦門中智慧第一者也。)，曾云：居士傳囑十餘年來，得超敏縝密之秋一可以整理，得篤實寬裕之黃樹因推廣，吾其庶幾乎！勉勵門人努力學習梵文，期他日能直接讀梵文經典，黃樹因擅長外文，踴躍應命，大師甚喜，學深柳大師所藏西人著述，關於梵文之書籍授之，并於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之封面，隸錄數語，媵以貝葉經一頁傳之，若衣鉢然，冀之他日遠紹玉華、西游梵土，歸而移譯此土先所未譯，或已譯而未盡善者，如『大乘莊嚴經論』之類。梁任公對大師甚恭敬，執弟子禮，聽講之外，常以書請益(多爲唯識學方面疑問，曾有八函致大師，手稿已失)。

呂先生自一九二六年起用梵、藏、巴黎三種文本，花十年之功校勘，助大師編成『藏要』，并校刊基師的『略纂』、道倫的『論記』共三十四卷，以便進一步理解奘師譯本，又對比梵藏文佛典，發現『瑜伽師地論』後廿卷里，全部引用『雜阿含經·本母』，了明瑜伽學系源來於上座部之禪法，得出佛師弟子展轉傳來的阿笈摩實是三乘共教之結論，因而大小之義源流俱見，不同於台賢僅限於小乘之舊說。訂正了譯出便紊亂的『雜阿含經』四十卷的次第，寫成『阿含經刊定記』。發現『瑜伽論』里引用小品『寶積』舊注，根據它與經文配合之綫索，刻成『寶積經瑜伽釋』一書，訂正了舊譯『寶積經』之錯誤，明了大乘學系前後脉絡，看出梵、藏本唯識論書之文義，已自成一系，實與奘師所傳有異，因而確定了唯識分歧之所在。并推見唯識今學護法說之眞相，使唯識學之變遷有了清楚的綫索。這些都是由唯識學之探究推擴開來的。呂先生還常與法國東方學者萊維及日本木村泰賢等往返論學。

居士界中，當時與「南歐(竟無)」聯稱者「北韓(清淨)」也，曾主持「三時學會」，治唯識亦頗有力，周叔迦居士承其學，著有『唯識研究』等。唐大圓居士著有『唯識的人生觀』、『唯識教義闡微』，通俗易懂。一時，居士弘揚唯識者，不勝枚舉。

僧寶中弘唯識者以虛大師爲首，兼弘各宗，作『佛法總抉擇談』與歐陽大師相呼應，雖見解不同，但對歐陽大師仍甚爲推崇，曾作輓歐陽大師聯：「勝軍論後有斯文，公已追從先哲，石埭門中空上座，我猶孤掌增哀。」黃懺華祝歐陽大師七十壽詩云：「宜黃遠紹慈恩宗，唯識絕學輝前後，說法悲深並柴桑，刻經手胼繼深柳，睢陽一老天慭遺，其流光緣其積厚，唯識已明明唯智，般若三世諸佛母，殿以煌煌大涅槃，扶律談堂會空有，兜率內院現人間，金簡玉書齊峋嶙，萃萃學子爭踵門，紛紛謬說用覆瓿，如披層雲登岱宗，下視衆山皆培塿，清涼闡教步逾百，伏勝傳

經秩已久，師今杖國方中天，法流會與龍樹偈。」虛大師關於唯識方面的著述有：『法相唯識學之由起』、『唯識三十論講要』（詳見『太虛大師全集』中之法藏六—法相唯識學），一生致力於僧教育，廣辦佛學院：廬山學窘、閩南佛學院、世界佛學院等，均有唯識課，并親往緬甸等國弘法，曾與日本著名學者南條文雄、木村泰賢等往來論學，一九二四年十一月，在日本「東亞佛教會」開幕會上宣讀『阿陀那識論』，影響極大，學生有法尊、印順、法舫、演培、芝峯等，法尊又傳正果。他們對近代僧才之培育貢獻甚大。印順法師著有『唯識學探源』、『攝論講記』等，法舫法師著有『唯識史觀及其哲學』。他們著書弘教．續佛慧命，堪爲人天師表。濮一乘輓太虛大師聯：「聖教衰已一千年，賴公大聲急呼。唯識淵源出深柳，神交計將四十載，恨我無緣親近，自知臭味似伊蘭。」㊺

通過以上諸公的努力，致使千餘年絕學晦而復明，來之不易也，其發展下去，尚待今之同人努力。至于此學對中國哲學的影響，則不在本文討論之列。拙文只想將唯識學大致的脈絡寫出來，以供初學者參攷，了解其興衰綫索，倘能如此，則愿足矣。

（完）

注釋：

㉚湯用彤：『隋唐佛教史稿』十四—十五頁。

㉛田光烈：『玄奘哲學研究』九頁。

㉜湯用彤：『隋唐佛教史稿』一五七頁。

㉝呂澂：『中國佛學源流略講』筆記稿本九七頁。

㉞歐陽大師：『楊仁山居士傳』

㉟黃懺華：『記金陵刻經處——內學院之先河』。

㊱『太虛全書』第三冊七四五頁。

㊲『呂澂：『親教師歐陽先生事略』

㊳歐陽大師：『唯識講義』

㊴同㉟

㊵同㊲

㊶據『內學院簡史』載：第一期自民國十一年迄十六年，凡六年，注重辦學及刊布唐人著述。十一年秋，始公開講學。翌年，設研究部試學班，用導師制，通習法相、唯識要典，間月開研究會一次，發表研究，年終則編印年刊及雜刊。十四年秋，改組問學、研究及法相大學三部，闢第二院，招大學特科學生一班。立院訓曰師悲教戒，揭明在家衆可以住持佛法之義，以奠定居士道場之基。同時，校刻法相唯識要籍，如『瑜伽論記』，『唯識述記』、『義演』、『抄秘蘊』、『俱舍光記』等，皆唐人著述百卷以上之大部也，迄十六年夏。……第二期，自十七年迄二十六年，凡十年。……編印『藏要』，校文叙義，一以精粹爲歸，前後印成三輯，五十餘種，三百餘卷，全藏精華擷取殆盡，可謂此方有藏教以來之初次整理。二十一年，更決定內院根本組織，立四信條，曰：爲此學眞是眞非之所寄，爲法事光大，爲居士道場，爲精神所寄，由是每年四月十日開居士道場大會，兩次集衆講學。至二十六年夏，歐陽先生講晚年定論，乃立涅槃義，以明佛學究竟……第三期自二十七年迄今（純按：即三十二年）已歷六年，注重建立院學，并精刻全藏。……二十六年冬，歐陽先生率衆徙蜀，息影江津，翌年人日，舉行大會，蜀中及門者皆集乃成立蜀院……二十八年，建立院學，分毗曇、戒律、瑜伽、般若、涅槃五科，由言教變遷之實以求觀行踐證之眞，其略見於院訓釋教，亟待闡明。

㊷歐陽大師：『孔佛概論之概論』。

㊸章炳麟：『支那內學院緣起』。

㊹『燕國論學集』二三頁，錢穆『憶錫予』。

㊺『太虛大師記念集』一輯，頁一五八，上海紀念分會編印。